

## 論文

## 詩情與畫意—郭雪湖《南街殷賑》觀後(上)

周志仁\*

## 摘要

昭和 5 (1930) 年郭雪湖繪製膠彩作品《南街殷賑》，此幅作品為長 134 公分高 195 公分，氣象恢弘。以臺北大稻埕市街為主題，描繪城市庶民的人生百態的風俗畫。此幅作品甫一送臺展參賽即奪眾評審的目光，色彩斑斕絢麗，得到第四回臺展無鑑查出品、臺展賞。《南街殷賑》探討多以藝術為主，鮮少以漢詩為切入點。圖畫與詩作皆是心聲心語的情感表現，與官樣文字、數據統計、政策法條等具有人文溫度。本研究透過漢詩收集與爬梳、整理為主，搭配畫作呈現與當時照片及文件檔案……等進行跨界統整、分析、研究，透過詩作引領讀者跳越時空，從中探求郭雪湖所描繪的南街真實世界。

**關鍵字：**日治時期、臺北市、大稻埕、南街殷賑、傳統漢詩、南街殷賑

## Poetic Feelings and Paintings

## —After Reading " Festival on South Stree "

## Abstract

1930, Guo Xuehu painted a rubber-colored work "Festival on South Street" in the Taiwan Exhibition. This work is 134 cm long and 195 cm high, and the weather is magnificent. Taking Taipei's Dadaocheng Street as the theme, it is a genre painting depicting the life of the urban people. As soon as this work was submitted to the Taiwan Exhibition for the competition, it won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judges. "Festival on South Street" mostly focuses on art,

---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葫蘆墩文化中心秘書

and rarely uses Chinese poetry as an entry point. Pictures and poems are all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heartfelt words, and have a humanistic temperature with official texts, statistics,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tc. This study mainly collects, combs, and organizes Chinese poetry, and presents the paintings together with the photos and documents of the time... ..And so on to carry out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research, and lead readers to jump across time and space through poetry to explore the real world of South Street described by Guo Xuehu.

**Keywords:** Japanese Occupation, Taipei City, Dadaocheng,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Festival on South Street

## 壹、前言

日治時期臺北市，殖民政府分為三市街，舊城區稱為城內，為日本人居住地，公務機關、報社、寺院（本願寺、神社）……等森然林立其間。反觀艋舺及大稻埕，則為典型臺灣人的生活空間<sup>1</sup>，商店、酒樓、廟宇……等星羅棋布於城市四周，為全臺灣最繁華的地區。南街（今臺北市迪化街）為其進出必經之路，其間的商號、店舖、民居……長巷短弄中的一花一木、一磚一瓦皆為其所熟悉的景緻，早已蘊釀腦海，成竹在胸、行雲流水，以紛呈的色彩描繪大稻埕永樂町市容，自非難事。然而，郭雪湖所繪《南街殷賑》卻不是百分百的真實情景，真實與想像相參，除了著眼於藝術，本研究企圖以詩作重新詮釋畫家所處的日治時期。

## 貳、郭雪湖與《南街殷賑》

郭雪湖原名金火，生於明治 41（1908）年，家住在番仔溝（即日治時期河合町），2 歲喪父，由母親陳氏獨自扶養長大，日新公學校畢業，

---

<sup>1</sup> 日本在臺北實施市治，有計劃的擴建市街，將全市分為 155 個街庄，其中屬於大稻埕就有 50 個街，並大量興建各種重要建築，使臺北的都市建設擴張得非常迅速。日治時代在大稻埕各種推動新思潮，以助長臺灣文化為目的活動與組織，更是方興未艾，例如臺灣文化協會、港町文化講座等。參見莊展鵬，《臺北歷史散步》（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 1 日初版），頁 15。

進入臺北州立工業學校（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土木科，未忘情於繪畫而中輟學業，後進入蔡雪溪所開設「雪溪畫館」學藝並賜學名雪湖，由於天資聰穎、學趣相符，昭和 2（1927）年，19 歲以《松壑飛泉》初試啼聲，即入選第一屆臺灣美術展覽會。



圖 1：郭雪湖《松壑飛泉》  
資料來源：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圖 2：郭雪湖《圓山附近》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昭和 3（1928）年第二屆臺展更以《圓山附近》獲得特選，連續兩年的得獎，奠定臺灣畫壇地位，成為媒體鎂光燈的焦點，《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也是詩人的魏清德〈贈郭雪湖〉「漫說襄陽<sup>2</sup>北固園<sup>3</sup>，只將小米點模糊<sup>4</sup>。問誰寫取圓山景，作者今時郭雪湖<sup>5</sup>。」魏清德為以文才顯揚於世，亦是知名藏書家<sup>6</sup>，詩書畫皆有涉獵，對於郭雪湖以圓山田園景色搭配米點皴法的展現頗得米家雲山之精華，弱冠之年即有如此精熟技法大表讚許。

<sup>2</sup> 米芾（1051-1107），北宋書畫家。初名黻，字元章，山西省太原市人，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鹿門居士。北宋著名書法家、書畫理論家、畫家、鑑定家、收藏家。

<sup>3</sup> 山名。在江蘇省鎮江市京口區北方，三面臨水，山下臨長江，形勢險固，故稱為「北固山」。

<sup>4</sup> 米氏雲山，又叫米點山水、米派，是北宋著名山水畫家米芾創建、兒子米友仁繼承發展的畫派別。米點皴可以表現出江南的霧氣和煙雨，深受士大夫的喜愛。

<sup>5</sup> 魏清德，〈贈郭雪湖〉，《臺灣日日新報》（「詩壇」），1928年10月11日，第8版。

<sup>6</sup> 魏清德偏好傳統風格書畫的水墨畫收藏，其死後家人捐贈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約 327 件的書畫收藏。詳見國立歷史博物館，《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 2007 年 11 月初版），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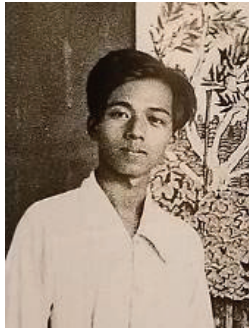


圖 3、4：青年時期的郭雪湖  
資料來源：文化部



圖 5：郭雪湖與《南街殷賑》  
資料來源：臺灣英文新聞

1929 年再以《春》獲得特選，奠定其在臺灣美術地位，當時任臺灣商工商業銀行大稻埕支店長也是蘆州詩人李世昌<sup>7</sup>，為其友人，聽聞此佳績，特作〈贈郭雪湖君〉「荆關顧陸<sup>8</sup>並馳名。筆下丹青點綴精。不盡江山生色處。三年臺展博高評<sup>9</sup>。」臺展評審公開見諸大眾傳媒，連續三年得獎，證明作畫實力。然而這三幅皆為傳統山水、田園畫，蘊含中國傳統文人畫風。郭雪湖此時年方廿一就得此殊榮，實為難得。少年得志並未令郭雪湖志得意滿，年紀尚輕的他，不想被定型，因此必須突破，開始將眼光投向所生所長的大稻埕。

昭和 5（1930）年郭雪湖繪製膠彩作品《南街殷賑》，此幅作品為長 134 公分高 195 公分，氣象恢弘。以臺北市大稻埕中元普渡的的街景為主題，描繪城市庶民的人生百態的風俗畫。高聳的洋樓呈現拱形立面與櫛比鱗次的商業招牌構築，形成「一線天」斷岸式的三度立體空間，此構圖形式，造成觀者的眼光自然而被導引由下往上、近而遠的移動，形成仰視的效果。城隍廟香爐的裊裊飛煙、街旁拂動的廣告旗幟及民家飄舉的待晒衣物，雙輪倏忽的自轉車、急馳直奔的自動車及行路的人潮，再加上攤商與路人的喊價、交易，為原本靜止的畫面注入生氣，從中感

<sup>7</sup> 李世昌（1901-？），字卜五，生於臺北鷺洲。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後任職臺灣商工商業銀行大稻埕支店 23 年。

<sup>8</sup> 五代畫家荆浩、關仝師徒以擅畫山水齊名，故並稱「荆關」。兩人屬北方畫派，作品沉鬱雄渾，氣勢宏大，盡顯北方山河的雄奇。東晉畫家顧愷之與南朝宋畫家陸探微的並稱「顧陸」亦為師徒，作品多為帝王、權貴、仕女亦兼山水。

<sup>9</sup> 李世昌，〈贈郭雪湖君〉，《台南新報（10058 期）》，1930 年 1 月 22 日，頁 6。

受時節熱鬧氛圍。

在畫中呈現出東西文化的對比，新式巴洛克洋樓佐以傳統宮燈、繡旗裝飾，搭配著攤商販售鳳梨、香蕉、柑橘……等獨具南國風味的臺灣水果，店面招牌的充斥歐米（西洋）、（日本）內地、蕃社、蓬萊（臺灣）名產，也蘊含著全球一家的思想，此幅作品甫一送臺展參賽即奪眾評審的目光，色彩斑斕絢麗，無意外地得到第四回臺展無鑑查出品、臺展賞。

此畫詳盡描繪 1930 年代臺北大稻埕風情，呈現當時臺灣人的生活百態。小說、電視劇《紫色大稻埕》均以此畫作為主題劇情的延伸，電影《大稻埕》中，男主角亦是透過此圖進行時空穿越至日治時期，在印刷發達的今日，此畫作被大量翻印為複製畫，成為官方行銷城市最佳的伴手禮，足可證明此畫的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

### 參、從日治時期地圖看郭雪湖《南街殷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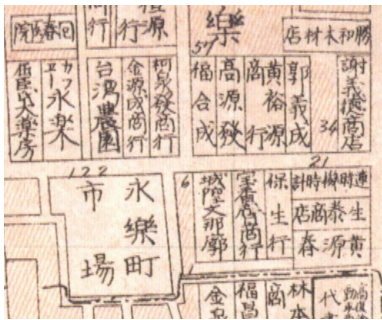


圖 6：1928 年《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臺北市》。資料來源：臺北老地圖  
圖 7：1932 年《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臺北市》資料來源：臺北老地圖

昭和 5（1930）年的「南街」即是日治時期的永樂町<sup>10</sup>（今迪化街）。街道兩旁充滿大正時期巴洛克裝飾的建築群，是南北貨、茶葉、中藥、布匹的批發集散地。南街的繁華可以從昭和 3（1928）年繪製地圖中觀察。可見到台灣農園（即蓬萊名產）、高源發、黃裕源商行、謝義德商店、永樂町市場、城隍廟、寶香齋商行、保生行等，計時機時連（即體天宜時

<sup>10</sup> 清代，從城隍廟到媽祖宮口，稱為南街，過媽祖宮至今歸綏街間，稱為中街。日本人路段以町為名，日治時代永樂町一至五丁目，大橋町一至四丁目及大龍峒町部分被劃為現代迪化街一、二段。詳見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80-81。

計店)。昭和 7 (1932) 年《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雖標榜「職業」卻無「別明細」僅能發現隱藏在後端的「老成發」(合成發)。

昭和 10 (1935) 年地圖則見新高菓子、協吉成藥行(即協吉成公司)、乾元藥行(乾元老山高麗蔘部、乾元元丹本舖)……等商號。在昭和 11 (1936) 年的地圖中，卻僅能見到市場、乾元藥行、高源發。而畫中的萬生商行、茂元葯行、元春製菓店、勝正商店、四時宜裁縫店、俱樂部、保安堂、老協元染所、四益廣東雜貨店、泉郡擇日命卜專門擇日館、南國商會、南陽物產部、牛乳店卻從未在地圖上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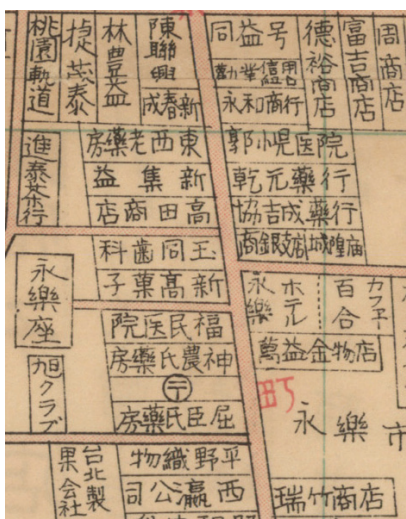


圖 8：1935 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資料來源：臺北老地圖



圖 9：1936 年《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No.486：臺北市·淡水街·北投庄》

推測有可能是限於比例尺過小，在繪製地圖時僅能摘取重要商行。另外，此地為工商幅輳地，租金自然高，工商行號因經營不善而不續租，也有可能是因為商圈轉變沒落，而遷移他處。更可能諸多商舖根本就未曾存在於南街，因此可以由各式地圖推斷，《南街殷賑》是現實與想像相參的世界。

如果依照當時地圖所示，其所繪製中心點推斷應當是在郵局旁，因此自右可見到永樂市場攤商及城隍廟，而從左則可見〈永樂座紅蓮寺〉招牌，推斷畫作視野應在圖 10 處，即今迪化街偉誠藥材公司旁巷口處。從現今街景比對昭和 5 (1930) 年所構築的南街樣貌，許多商店名稱或建

築形式雖多有所不同，但霞海城隍廟、乾元藥行、永樂市場……等當地顯著標的經歷九十年依然存在，透過地圖查考與核對，找出當時招牌廠商資料，尋覓當時真實生活面貌。



圖 10：迪化街的現貌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



圖 11：南街街口

## 肆、南街的日常生活

郭雪湖利用一張宣紙將南街繁盛揚露於世，在南街中最顯目除了一整排的高聳的紅磚洋房，就是佇立街口的霞海城隍廟，由此而上形塑南街的街景。以下將以城隍信仰、紅磚巴洛克式洋樓、南街道路交通及電影娛樂生活……等面向，透過畫作與詩文的參照，探析日治時期南街地區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

### 一、以城隍廟為信仰中心

郭雪湖筆下的「南街」即是日治中期的永樂町（今日迪化街一段），大正 3（1914）年所繪製的《臺北市街圖》可以明顯見到「南街」二字。此地發展於咸豐 3（1853）年的頂下郊械鬥，當時居於八甲莊的同安人敗陣，城隍爺金身在眾人護送下來到了大稻埕，下郊人在此落地生根。咸豐 8（1858）年英法聯軍之役，戰敗締結和約，約定開放臺灣的淡水（包括淡水、艋舺、大稻埕）、臺南（安平）兩個對外通商口岸，開港通商使臺灣進入世界經濟市場，茶葉及樟腦是當時淡水港很重要的輸出物。

在大稻埕設帳授徒的陳宗賦〈稻江懷古〉「圭磅番社<sup>11</sup>舊淵源，昔日

<sup>11</sup> 圭（圭武卒）磅（大浪泵）為淡水河畔凱達格蘭族社名。

稻場<sup>12</sup>名尚存，八甲<sup>13</sup>若無遭鬥鬪<sup>14</sup>，於今安有萬人屯。原來雞母<sup>15</sup>一鄉村，千畝閒田百畝園。此日茶商齊輻輳，教人遙憶孝廉門<sup>16</sup>。」考據大稻埕地名由來，由詩文敘述中，可知大稻埕即是古時曬穀稻埕所在，同安人因械鬥自艋舺八甲村敗逃該地，本是凱達格蘭族雞母社的聚落，由陳維英斡旋後安居此地，經開發成良田千畝，五口通商後此地更是口岸的所在，成為萬商雲集的熱鬧市集。



圖 12：臺北市街圖(1914 年版)

資料來源：臺北歷史地圖



圖 13：郭雪湖《南街殷賑》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淡水河因上游淤塞，商船無法至艋舺下錨，大稻埕遂取代艋舺成為茶葉與南北貨的集散地<sup>17</sup>，西風東漸再加上居民經商有成，隨處可見巴洛

<sup>12</sup> 古時大稻埕六館街因有大片曬穀地而得名。

<sup>13</sup> 今萬華老松國民小學附近。

<sup>14</sup> 頂下郊拚或稱頂下郊拼，又名「四縣反」，泉州三邑（晉江、惠安、南安）為主的頂郊人與泉州府下郊人爭地械鬥，最後同安敗走大稻埕。

<sup>15</sup> 古名雞母卒即圭武卒，另有奇武卒社、圭母子社、圭母卒社或奎府聚社的別稱。

<sup>16</sup> 頂下郊拚，淡水同知赴陳悅記商討善後，陳維英主持議和，令同安人得以落腳大稻埕陳悅記庄田。陳維英咸豐 9 年（1859 年），49 歲獲鄉試中恩科舉人，並被授內閣中書，當時人尊呼為「陳老師」，一生作育英才，使得大龍峒文風鼎盛，有「五步一秀，十步一舉」之說。晚年的陳維英，築室於圓山劍潭之畔，取名為太古巢，也是大龍峒孔廟落成入祀配享的第一人。

<sup>17</sup> 徐崎青，《臺北河川橋樑之旅》（臺北市：臺北市府新聞處，2003 年 10 月），頁 39。



克式女兒牆<sup>18</sup>的洋樓。倪希昶〈稻江竹枝詞〉「國國旗翻各樣新，如雲商賈往來頻。居留地住歐亞客，市上參差黃白人。<sup>19</sup>」記錄當時諸旗飄揚的繁華景象。



圖 14：1920 年大稻埕南街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15：1923 年臺北市永樂町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下郊民眾皆認為霞海城隍廟座落於雞母穴<sup>20</sup>，為南街帶來人潮與錢潮。因此在商業捐輸下，霞海城隍廟香火十分鼎盛。每逢農曆 5 月 13 日城隍誕辰民俗遶境，總把廟埕擠得水泄不通。在遶境前後期間，延平北路連接迪化街，商家建置旗亭，旗海飄揚，引起全臺信眾爭睹，街上萬頭鑽動。

當時已流傳「五月十三旗嘛有（無奇不有）<sup>21</sup>」的諺語，倪希昶〈稻江迎城隍〉「賽會年年期五月，虔心信仰遍三臺<sup>22</sup>。」、黃純青〈稻江迎城隍〉「歲歲稻江五月天，城隍祭典禮尤虔<sup>23</sup>。」、謝汝銓〈稻江迎城隍竹枝〉

<sup>18</sup> 迪化街綿延毗連的女兒牆，至少包括三角形假山牆、圓拱形假山牆、破山牆、鏤刻山牆等多種形式。紋飾圖樣除了一般常見的泥塑人物、花草、獅龍鳳禽之類的吉祥物外，尚有許多具有創意巧思的文字圖案雕塑，將維多利亞時期的特殊建築風格發揮無遺。參見沈文台，《臺灣老街圖鑑》（臺北市：城邦文化事業，2002 年 4 月初版），頁 43。

<sup>19</sup> 倪希昶，〈稻江竹枝詞〉，《新學叢誌（第三號）》（「詩海」欄），1911 年 12 月 3 日。

<sup>20</sup> 城隍廟繁華一時之所以沒有擴建，是因為所在地是風水中的雞母穴，若輕易翻動會破壞巢穴，而每年冬至前後，只有十幾秒的時間，外頭的太陽可以直接照射到雞母穴，為當地居民守住財富。參閱旅人誌編輯室，《臺北大稻埕，遇見舊城新風景》（臺北市：城邦文化事業，2016 年 11 月初版），頁 15。

<sup>21</sup> 李秀美等，《新世紀臺北思想起（上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新聞處，2002 年 11 月），頁 59。

<sup>22</sup> 倪希昶，〈稻江迎城隍〉，《臺灣日日新報》第八版（「詩壇」欄），1936 年 7 月 4 日。

<sup>23</sup> 黃純青，〈稻江迎城隍〉，《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6 年 6 月 30 日，

「村人行路夜連朝，不乘諸車不坐轎。未畢隨香三載願，燈旗金紙一籃挑。<sup>24</sup>」等詩作，皆具體描寫信徒連夜挑著金紙與燈旗長途徒步跋涉，只是為予城隍爺還願而來，足見信徒之虔誠，總督府鐵路部甚至為因應如潮水般的人流，必須密集加開班車作為因應。



圖 16：《南街殷賑》霞海城隍廟  
資料來源：臺北市立美術館



圖 17：日治時期臺北霞海城隍廟全景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霞海城隍是下郊人信仰中心，能夠在城隍誕辰親歷臺北城，一睹城隍尊顏，更希望藉此祈求平安、滌除罪愆，所有願望一次滿足，霞海城隍誕辰堪稱為臺灣日治時期最大的民俗盛典<sup>25</sup>，傳統典故與藝術結合的藝閣也是在大正 11（1922）年城隍遶境活動中首次運用<sup>26</sup>，為傳統陣頭更添

---

第十二版。

<sup>24</sup> 謝汝銓，〈稻江迎城隍竹枝〉，《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36 年 7 月 6 日，第八版。

<sup>25</sup> 臺北市に於ける年中行事のうち最の盛大に行はれるのは舊曆五月十三日の大稻埕城隍爺の祭典である。城隍爺はもと都城濠水の守護神であつたが、現在は人の吉凶禍福のすべてを掌理する神として、民衆から信仰されてる。この日永樂町市場裏の城隍廟を中心に、大稻埕界限は遠近からの参詣で者雑沓する。詳參《民俗臺灣》民俗臺灣創刊號（通卷第 1 號）（臺北市：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1 年 7 月 13 日），頁 10。

<sup>26</sup> 臺北城隍遶境也是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先鋒，藝閣的展示，展現民間無限的創意，更是眾人爭睹的目光焦點。藝閣原稱詩意閣，於 1922 年旗亭江山樓主人吳江山邀請當時瀛社詩人連雅堂，以秦淮夜泊為主題在樓額上題曰「江山樓」兼寓廣告與詩意，藝閣構想甚佳，也為參拜香客留下深刻印象。隔年 1923 年 4 月 26 日皇儲裕仁來臺巡視，總督府甚至令大稻埕、艋舺子弟的陣頭及詩意閣遊行至其旅邸，以供觀賞。林熊徵亦囑連雅堂發想詩意閣並連絡臺北仕紳敬奉，此次藝閣採用臺灣民間故事為題，連雅堂以賢王課耕（寧靖王事）、淑妃教織（鄭延平元妃董國太事）、通事成仁（吳鳳事）等十題，復選其人物，考其衣服，布其景色，此回製作由臺北李春生、林本源、辜顯榮等富戶及水果、藥材等同業公會及富商等敬奉。詳參莊永明，《臺灣

文化氣息。

然而，如此知名的民俗節慶，也延伸許多懺悔贖罪的特殊儀式。最常見是有些人會在城隍遶境限期內完成若干件善事；也有神明出巡或暗訪時擔任差役者；更可在廟會中見自願載枷<sup>27</sup>、披髮、烏衣、打赤腳、拿著掃帚在神前掃路、清除障礙物，以示懺悔的女性<sup>28</sup>，站立路旁任人指點。

當時民間的陣頭中也有許多惡徒利用城隍懲凶罰惡之名義挾怨報復鄰里，造成社會治安的死角，施放爆竹與燃燒冥寶造成環境污染，每次活動都必須調派警力支援，令殖民當局頭疼不已。顏笏山的〈巴人唱〉「一天一天又一天，迷信於今未盡然。賽會迎神圖競勝，金牌特等耀街前<sup>29</sup>。」即對這種賽會迎神勞民傷財之舉有所批評。

對於臺灣人的信仰並不強加干涉，日本人在臺灣最重視衛生<sup>30</sup>，迷信充斥、煙塵喧天的城隍祭自然不會是郭雪湖下筆的選擇，考量中日都有盂蘭盆的習俗，自然將筆下的情境定於中元節，霞海城隍僅是地點的提示，故將置於圖的右下方。

## 二、巴洛克式洋樓

《南街殷賑》加入畫家想像力而成的，原來的南街僅有兩層樓建築，為了強化視覺效果，特別將樓層加到三層，再搭配拱門石柱的烘托，以呈現高聳入雲貌。如此一來林立的招牌與飛動的旗幟即能達到動態效果。當時淡水即是五口通商章程中的口岸，行郊在淡水設立，因此淡水

紀事——臺灣歷史上的今天（上）》（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社，1996年），頁358。

<sup>27</sup> 所謂夯枷，係當城隍祭祀時，嘗罹疾病及災厄等，而賴神明之佑護獲得平安者，除詣祠廟為報酬外，並購枷牌（仿刑具之首枷模造之竹骨紙皮牌），加於自己之頸部，徒步扈隨巡境神駕之後。詳見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卷）》（臺北市：遠足出版社，2017年11月），頁314。

<sup>28</sup> 江志宏，《臺灣傳統常民社會的明幽二元思維——普度、祭厲與善書》（臺北市：稻鄉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頁215。

<sup>29</sup> 顏笏山，〈巴人唱：第三續〉，《昭和新聞》（「開心藝苑」欄），1932年11月19日，第十四版。

<sup>30</sup> 殖民衛生行政之改善，使臺灣社會防治疫病效能大為增強，日治臺灣地區的人口成長，已多係因出生與死亡的差額（即自然增加）而發生。傳染病的控制與糧食供應的穩定，對於改善死亡率及出生率增長有顯著且具體效果。臺籍西醫師人數於1920年代後漸增的影響，臺灣民眾於1930年代以後對於西醫的就診需求顯有增加。參見王文基、劉士永，《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17年7月），頁131。

紅樓漸多，大稻埕發展始於淡水河水岸，隨著人口增加，開發也往東移至原本沼澤地，隨著街坊聚落的形成，樓房亦仿照淡水櫛比鱗次興建，結市成街。

當時主要的建材多為紅磚所造的兩層式洋樓，一樓前端為作生意用，後端則為起居或儲物空間，二樓以上則充為臥房。當時許多臺灣人僅能以茅草覆屋，能住得起磚房實屬奢華，萬華詩人蔡添福〈稻江晚眺〉「散步江邊夕照時，紅樓隱約露仙姿<sup>31</sup>。」滿眼的紅樓也是許多異鄉人對南街最深刻的印象。竹東詩人葉少青〈稻江竹枝詞〉「百尺紅樓映碧潭，風光都被綠波涵。」當時為了美觀，門面設有女兒牆及拱形窗洞並以花瓶式欄杆作點綴，以彰顯富貴。



圖 18：《南街殷賑》洋樓



圖 19：迪化街葉晉發商號  
資料來源：文化資產局



圖 20：巴洛克式建築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到了日治時代以立體外觀浮雕或花草紋飾為裝飾的巴洛克式建築，將山牆增高以增加美觀。另外，在當時家家戶戶也有騎樓的設計，最初是作為械鬥防衛之用，後來充作店面的延伸也可以供行人遮風避雨用，王少濤就曾被大雨所阻，「涼生亭子腳。待霽立多時<sup>32</sup>。」，避雨騎樓中，騎樓予人通行的便利，也展示臺灣人溫暖助人的一面。

### 三、南街的道路與交通設施

<sup>31</sup> 蔡添福，〈稻江晚眺〉，《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11年4月16日，第一版。

<sup>32</sup> 小維摩，〈榮町途次遇雨〉，《風月報》26期，1935年9月3日，頁3。

昭和 5 (1930) 年郭雪湖的永樂町就如同現今臺北市的東區一般，是全臺灣最熱鬧的地標，也是淡水河碼頭連接臺北城內的要道之一，當時街道人聲鼎沸、也時常看見人車爭道的景象，當時最常見到有汽車（自動車）、腳踏車、人力車……等，但許多趕集者，爲了節省車資，多挑擔負重，跋山涉水前來。

許多詩人也針對日常所見車輛進行詩歌的創作，1930 年代臺灣的大小城鎮都能見到其蹤跡，當時 1925 年臺北至草山（今陽明山）、草山到北投的客運開始營運，方便交通，帶來無數人潮，張麗俊在 1929 年 2 月 17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遊草山即景》即寫有「尋芳徑曲纏紗帽，自動車馳趁夕陽。」，1932 年臨海道路（蘇花公路）全線貫通，全島公路網完成，令原有輕便鐵道已漸漸退出交通市場，1930 年代「交通發達自奢華。更用美人事掌車<sup>33</sup>。」女性開始擔任車掌工作，許多漢詩作品出現以女車掌爲名的作品，雖然只是「左持車券右收金<sup>34</sup>。」、「悠悠細語喚停車<sup>35</sup>。」的雜項工作，但如同現代空中小姐般，是同乘者目光焦點所在，給予男性乘客無限遐思，自然也就有書寫其倩影的大量詩作產生了。



圖 21：汽車（自動車）



圖 22：巴自動車商會自動車。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23：日治時期女車掌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自轉車即是現代的自行車單車，自日本傳來後，很快被臺灣民眾所接受，鄭鵬雲〈消夏閨詞〉「雙弓羅襪新花樣，輕踏西洋自轉車<sup>36</sup>。」即寫出自轉車初傳臺灣，女性騎車之事。燃油引擎不發達的時代，能藉由

<sup>33</sup> 魏錦標，〈女車掌〉，《台南新報》12081 期，1935 年 8 月 23 日，頁 8。

<sup>34</sup> 佚名，〈女車掌〉，《詩報》110 期，1935 年 8 月 1 日，頁 9。

<sup>35</sup> 華韓，〈女車掌〉，《詩報》166 期，1937 年 12 月 6 日，頁 19。

<sup>36</sup> 鄭鵬雲，〈消夏閨詞〉，《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10 年 9 月 8 日，第一版。

機械輪軸傳輸達到省力便捷的效果，日治時代嫁粧流行贈男方四點金，即是腳踏車、金戒子、手錶及時鐘。

自轉車傳入臺灣，南北命名並不統一。北部人認為設計精巧只有孔明般的神人方能發明，故稱「孔明車」。初秋〈訪聲濤兄途次偶作〉「中和橋畔日西沈，孔明車上心偏急<sup>37</sup>。」中南部人認為「兩腳踏翻鐵畫輪<sup>38</sup>。」行進需賴雙腳之力，所以稱為「腳踏車」，臺南王則修〈自轉車〉「兒童不識文明器，疑是秋風鐵馬譁。」，臺南人因其形制作用迅捷如馬，故稱為鐵馬，隨著改良，也出現了載客用的三輪車，陳懷澄〈癸酉（1933）冬日寓黃竹山莊課餘即事〉則有「老儒孱弱虧難吃，快走三輪腳踏車。」寫爲了授課後爲求快速，搭乘三輪腳踏車，當時腳踏車稀有、價高，擁有者並不多，當時對於騎乘規定甚爲嚴格，腳踏車必須領牌方能上路。



圖 24：自轉車



圖 25：日治時期臺北街頭荷擔者與自轉車  
資料來源：文化部

人力車又稱黃包車，臺灣自光緒 3（1887）年上海引進臺灣之後，即是常見的交通工具，車夫「兩肩拖向富人家，日月飛輪罩碧紗<sup>39</sup>。」由於能夠輕快地穿街過巷，再加上隨招隨到，成爲城鎮穿梭的最好交通工具。葉文樞〈人力車〉「推挽長途只用人。別有風騷難繼軌<sup>40</sup>。」即深怕人力車被三輪車或汽車取代而被淘汰，但由於其平靜舒適，直到日治末期人力車都是短程交通的選擇之一。

<sup>37</sup> 初秋，〈訪聲濤兄途次偶作〉，《風月報》53 期，1937 年 12 月 1 日，頁 24。

<sup>38</sup> 簡竹村，〈春日訪清敦先生〉，《詩報》316 期，1944 年 6 月 6 日，頁 8。

<sup>39</sup> 竹村，〈人力車〉，《詩報》186 期，1938 年 10 月 1 日，頁 6。

<sup>40</sup> 葉文樞，〈人力車〉，《詩報》25 期，1931 年 12 月 1 日，頁 1。



圖 26：人力車



圖 27：日籍畫家矢崎千代二所繪龍山寺的人力車。  
資料來源：文化部

日治時期在利用新店溪水力，建立龜山發電所，自此後臺北市夜晚大放光明，路燈照片可使行人通行或汽車運行更加安全。由於明治維新時有日不落國美稱的英國，為當時世界強國且英日有同盟關係，故在制度訂定上，多沿英制，交通行車動線多由左側通行，在南街仙公卦立牌前方也設有「左側通行」路標。「一枝獨立大街頭，指示行人左側由<sup>41</sup>。」、「左側通行在上頭，不準雷池過一步<sup>42</sup>。」都是詩作對路標的書寫。畫作中的人潮為展現由遠至近的立體感，故以 S 型分配，為兼顧對稱故無完全靠左走，車輛大抵都依左行，就如泰沂〈自轉車〉「寄聲輪駕繁華路。左側通行不可違<sup>43</sup>。」一般而言，日治時期臺灣人民對交通法規多能奉行遵守。



圖 28：路燈



圖 29：左側通行路標



圖 30：宣導交通安全海報。  
資料來源：文化部

<sup>41</sup> 君山，〈路標〉，《詩報》150期，1937年4月1日，頁8。

<sup>42</sup> 元亨，〈路標〉，《詩報》150期，1937年4月1日，頁8。

<sup>43</sup> 泰沂，〈自轉車〉，《詩報》228期，1940年7月15日，頁15。

由畫與地圖觀查，可以發現永樂町路幅狹窄的缺點，每遇市集，人潮雜沓，阻礙行車動線。殖民當局特別於大正 11（1922）年開闢寬敞筆直太平通（今延平北路），直達北門。當時永樂町腹地有限，無法拓展，許多商店也漸漸集市於太平通上，李騰嶽〈臺北竹枝詞〉「建昌先廢南街微。代謝何曾有是非。今日太平最殷盛。蛻虹明滅耀珠璣。大通道路盡鋪裝。車馬如龍透里坊。雨不濘泥晴更好。可知善政在康莊<sup>44</sup>。」即描述當時南街由盛轉衰，主要是由於交通緣故，筆直寬廣的康莊大道，成為城市進步的象徵，也利於行車走馬，令交通更迅捷。



圖 31：1930 年代臺北榮町（今衡陽路）。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32：1930 年代臺北太平通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此時的太平通兩旁高樓林立，酒家新立，徹夜繁弦急管、霓虹閃爍。後期圓環附近攤商入夜結市，成了另一個商業聚點，洪陽生〈臺北夜市〉「燈光萬點燦蓬萊。入夜圓環百貨開。永樂行郊人躑躅。太平買賣客徘徊<sup>45</sup>。」即寫出入夜後圓環的熱鬧景象。隨著工商發展，城市商業版圖逐日翻轉，大稻埕商區分割不連貫，也把人潮與錢潮漸往城內榮町（今衡陽路）、西門町集中，逼仄狹窄的南街，漸漸隱沒在時代的洪流中。

#### 四、南街的電影院——永樂座

郭雪湖身處的 1930 年代，電影已經進入臺灣了，大正 13（1924）年大稻埕茶商陳天來投資興建永樂座，大正 14（1925）年 2 月 5 日落成開幕，當天適逢農曆大年初一，聚集許多臺灣民眾前去爭睹，樓高 4 層的華麗的巴洛克建築門口亦置四個藝術女神雕塑以為裝飾是永樂町著名地標之一，內部採日式裝潢陳設，1,505 座位是當時臺北最大的表演場。日

<sup>44</sup> 李騰嶽，〈臺北竹枝詞〉，《詩報》108 期，1935 年 7 月 1 日，頁 7。

<sup>45</sup> 洪陽生，〈臺北夜市〉，《風月報》47 期，1937 年 9 月 2 日，頁 23。



治時期許多人詩人都曾看過電影並將其經驗書寫入詩，如陳貫〈電影戲〉「龍爭虎鬥出玻璃。銀線金蛇映素帷。優孟衣冠都幻相。請看燈地夜闌時<sup>46</sup>。」透過放映機將影片投射於銀幕，所有歷史人物都能呈現於眼簾，所有王侯公卿的故事都在舞臺上演繹，觀看電影成了 1930 年代庶民的娛樂活動之一。



圖 33：永樂座照片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圖 34：北臺灣音樂研究會第一回演奏會。資料來源：大稻埕好站

當時流行「上海風」，永樂座開幕首演即邀請享譽上海的樂勝京班前來演出，票價分作三等，皆被搶購一空。「海派」電影最有名的莫過是鄭正秋改編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而拍攝的電影《火燒紅蓮寺》，此片首演於昭和 3（1928）年，短短三年時間連拍 18 集，許多小孩都紛紛仿效男主角上山拜師學藝，令當局不得明令禁演。由於當時無塑膠合成技術，電影膠捲為不耐燃的賽璐璐所製成，當時雖造成轟動，但也令全臺三家戲院遭受祝融之災。卻也帶動一股科幻武俠新風潮，特以立牌顯示當時電影業的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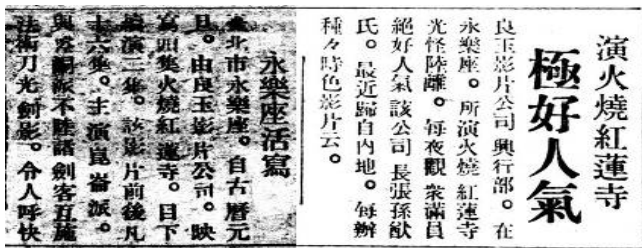


圖 35：1930 年上海電影〈火燒紅蓮寺〉剪報與永樂座活寫。  
資料來源：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

<sup>46</sup> 陳貫，〈電影戲〉，《豁軒詩草》（臺北縣：龍文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17。

當時的電影多屬默片，因此必須仰賴電影辯士加以解說，當時以詹天馬口條清晰、風趣生動而獲得大眾喜愛，當時也必須搭配樂隊演出，令電影有色有聲更爲電影增加聲光效果。枕頭山人〈觀電影〉「電火光中見一斑。人情鬼域變千般。寄言莫羨機關巧。富貴原來剎那間<sup>47</sup>。」1930年代雖然已有多部有聲電影進口，受限於各種語言殊異的關係，還是必須仰賴電影辯士翻譯講解劇情，海外電影並未減少民眾對於電影的熱愛，捧紅了蝴蝶、李香蘭、阮玲玉……等電影明星，這些偶像的所到之處，也引起民眾追風，其熱度並不亞於現代。

## 伍、南街的商業活動

1920年代，臺灣人的商業活動多以大稻埕中心，大稻埕中心所在永樂市場與南街短短數百公尺的距離，形成了商圈，容納了各種商業活動。當時永樂市場是日治時期現代化的市場，攤商林立生鮮、熟食應有盡有，許多研究者亦多以《南街殷賑》作爲當時商業的佐證資料。本研究以《南街殷賑》圖示，搭配傳統詩歌的書寫佐證，以布業、中藥南北貨、攤商、蜜餞菓子業、金飾業、民俗工藝、南街廣告與宣傳、族群融合的商業活動……等面向加以探究，從中程現真實的南街商業活動。

### 一、布業

日治初期，臺灣人的衣飾仍多由家中婦女所製成，「幾點流螢亂入帷，燈前刀尺自裁衣<sup>48</sup>。」是常見的閨閣景象。南街交通方便，中國大陸與日本地區的貨物皆能一應俱全且布料質佳、數量多且擁有中下游廠商，形成一條產業鏈，至南街可以一次購足所需，因此，布莊林立，吸引街頭婦女前來逛街購物。

臺北市是臺灣第一大城，引領著潮流與脈動，永樂町更是布料大盤商聚集結市處，自此輻輳鄰近周圍一公里地區，棉布、絲絨、絲綢、尼龍、毛料、毛織布、混紡布……等，據莊永明所述在最繁華時大稻埕有六百家以上經營布匹販賣的店舖營業<sup>49</sup>，此地的布料花樣是流行時尚指

---

<sup>47</sup> 枕頭山人，〈觀電影〉，《風月報》71期，1938年9月1日，頁19。

<sup>48</sup> 倪希昶，〈秋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瀛社詩壇」欄），1910年10月6日，第三版。

<sup>49</sup> 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年7月初版），頁84。

標，布帛行情亦是以此地廠商為標準<sup>50</sup>，郭雪湖也巧妙地將布莊的榮景描繪於畫中。



圖 36：《南街殷賑》布料上中下游廠商

當時縫紉機（裁縫機）也陸續由日本引進臺灣，有了省時省力的機器後，「閨中刀尺不聞聲，巧製衣裳器已成<sup>51</sup>。」、「裁長補短縱橫就，繡綴彌縫宛轉成<sup>52</sup>。」成為家家戶戶減省家務的好幫手，女性可以購買布料，裁剪自己喜愛流行款式的服裝，展現自我，更可以穿梭市街爭奇鬥豔。

這時也出現了許多為人作衣的女裁縫，她們「為人辛苦製衣裳。軋軋機聲日夜忘<sup>53</sup>。」客廳即工廠，在此刻已大量出現，憑手藝貼補家用。即如賴惠川所云：「職業千般各不同，婦人何必盡裁縫。」術業有專攻，技藝佳者以裁縫增添收入，亦有人可從事其他職業，賺了錢再購布製衣，不用拘限在裁縫桌的方寸之地。愛美是女人的天性，穿衣、吃飯是人生必須，臺南幫的侯雨利、新光集團的吳火獅等紡織大亨在日治時期都會

<sup>50</sup> 高源發由臺北市人高地龍創辦，很早就已成知名大布商。1912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臺北重要物價，布帛類便以高源發為標準。從條目看，高源發的進貨有杭州的秋羅、官紗、紡綢，也有江蘇海寧的海寧紡，其他還有香雲紗、太西緞，都是傳統臺灣人使用中國布料。隨著日本統治日久，採購地點改為東京、大阪、神戶……等大城進行採買。臺灣的布料供應地也由中國改為日本。詳見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臺北市：麥田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頁222。

<sup>51</sup> 笑園，〈裁縫機〉，《詩報》142期，1936年12月2日，頁18。

<sup>52</sup> 夢酣，〈裁縫機〉，《詩報》142期，1936年12月2日，頁18。

<sup>53</sup> 劉氏環，〈裁縫女〉，《詩報》261期，1941年12月5日，頁8。

在永樂町布莊歷練過，日後也靠紡織而成爲臺灣知名的大企業家。

## 二、中藥南北貨

臺灣自古即是移民社會，也將原鄉的風土民情帶來臺灣。在開墾時期水土不服，易導致病痛，此時除了求神庇佑，也有賴醫藥救治，南街原屬沖積平原的沼澤地形，瘴癘橫生，漢醫所持的密方或藥帖就成了續命丹。日治時期大稻埕由於水利之便，將茶與米運至中國大陸，回程時也將青斗石與臺灣未產的中藥一併載回臺灣。大稻埕依傍淡水河岸，茶行需要大面積的囤貨倉庫，故多座落水門、碼頭畔，價高且珍貴的南北貨及中藥行便集市於永樂町。

隨著淡水河再淤積，大稻埕也漸漸步入艋舺的後塵。然而，水運衰退對中藥南北貨業衝擊性不太，因爲運輸多賴鐵道交通。永樂町臨近的大稻埕停車場本就是清代臺北火車碼頭<sup>54</sup>，隨著大稻埕車站的廢站，爲了順利連繫淡水港，又於大正 4（1915）年 8 月 17 日設立雙連站<sup>55</sup>，透過鐵道運輸亦能更快速便捷連絡全島，成爲全臺中藥與南北貨最大集散地。



圖 37：《南街殷賑》中藥南北貨店家

<sup>54</sup> 第一代臺北車站建立於 1891 年 10 月 20 日爲歐洲式棚式車站座落於大稻埕市街南側（今中興醫院），後由於第二代臺北車站因淡水線及基隆至新竹縱貫鐵路改線建成而拆除，1902 年 2 月 1 日在淡水河邊設立大稻埕升降場並於 1902 年 6 月 1 日改稱大稻埕停車場，成爲淡水線首發站，後又於 1908 年遷至原址，並於 1915 年 8 月 17 日改爲貨運站，淡水線首發站移至北門升降場，至 1937 年 12 月 1 日樺山貨物驛落成後完全廢站。

<sup>55</sup> 雙連爲大稻埕南北貨轉運站，當年由廈門、上海、福建等地來臺的船隻，裝載紹興酒、五加皮、布匹、紅棗、火柴……等大船停靠淡水港卸貨，利用火車載運至雙連站，再由手拉車轉運大稻埕批發市場。詳見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1 月 25 日二版），頁 187。

《南街殷賑》中描繪中藥行甚多，由下而上，首先映入眼簾的首先是以簡單幾何圖形與線腳作裝飾四柱三間式的茂元葯店。緊接著即是乾元藥行，昭和（1930）年乾元藥行店主陳茂通事業如日中天，是臺灣最大藥材批發商<sup>56</sup>，永樂町南北貨除了常見的南北貨，也有蔘茸燕桂<sup>57</sup>等珍貴藥材批發販售。



圖 38：詩報首頁徵詩廣告  
資料來源：雲林縣文化觀光處



圖 39：大稻埕太平町太和堂出版《太和堂商報》。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這些店家以乾元藥行進口老山高麗蔘最為有名，臺灣人相信「自有蔘苓能療病<sup>58</sup>。」深信人蔘、伏苓有起死回生的藥效，而鹿茸又可以舒筋活血，臺灣人也常「醇醪滿甕浸蔘茸<sup>59</sup>。」浸泡成藥酒服飲。傳統更認為「蔘茸燕桂清兼補，丸散丹膏服並敷<sup>60</sup>。」，所以乾元藥行也調製漢方銷售元丹、平安散、七寶丹、小兒肥兒丸……等，其中即以培元固本的元丹為主力商品，昭和 5（1930）年也代理了虎標萬金油<sup>61</sup>，招牌虎虎生風

<sup>56</sup> 1875 年張清河即在永樂町經營乾元中藥店，張清河歿後，陳茂通在 1917 年成為乾元藥行店主，在其經營之下，乾元藥行生意蒸蒸日上，不只是當時臺北市臺灣人納稅最高的藥行。陳茂通也歷任臺北市協議會員、本島人藥業組合長、保正、臺北州稅調查委員、稻江信用組合鑑識、臺北商業會理事兼任會計及東洋醫道會臺灣分部長等，事業經營成功，也奠定了乾元藥行在同業間之地位。詳見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年），頁 41-42。

<sup>57</sup> 即人蔘、鹿茸、燕窩、肉桂。

<sup>58</sup> 施梅樵，〈雪滄吟友五十自壽有詩索和次韻酬之〉，《詩報》69 期，1933 年 11 月 21 日，頁 3。

<sup>59</sup> 賴惠川，〈竹枝詞〉，《悶紅小草》（嘉義：大東齒科，1951 年 12 月 31 日），頁 10。

<sup>60</sup> 陳少園，〈開業十週年〉，《風月報》89 期，1939 年 7 月 7 日，頁 37。

<sup>61</sup> 虎標萬金油來自緬甸仰光，1930 年永樂町的乾元中藥店開始代理虎標萬金油，祭出

地林立乾元藥行對面，可見其經營成功。隨著時間遞遭，許多藥行已不復存在，唯有乾元藥行百年來依然在原址營業，見證迪化街的歷史。

在体天宜時計店後隱藏著「保生參茸桂燕」的保生堂，保生堂和乾元藥行一樣，皆販賣名貴藥材，除賣藥材外，也兼問診療疾。保生堂店主李少菴更是臺北瀛社詩人，其交友廣濶，曾在昭和 8（1933）年兩度徵詩<sup>62</sup>，以提升知名度，得到很大的回響，反應十分熱烈，時人以「市隱韓康<sup>63</sup>仍賣藥。病腔熱血在匡時<sup>64</sup>。」「扁鵲參苓迺<sup>65</sup>肺腑。青蓮詩酒傲公侯<sup>66</sup>。」「業追盧扁<sup>67</sup>精三理<sup>68</sup>，賦厭曾劉絕五悲<sup>69</sup>。」在詩中讚其醫術與詩作高明，醫可比扁鵲、韓康，文可追平青蓮。

日治時期許多商家皆利用報紙刊登廣告，藉由圖文並茂的廣告宣傳商品，君子贈人以言、勝於珠玉，辦理徵詩活動，除讓文人名士騁才，更是宣傳商號與產品的最佳機會，讚人揚己何樂不為，商家也會略贈薄酬予送件者，其徵詩作品之多，也造成日治時期詩歌創作盛行的原因之

---

買萬金油可以獲得一張戲院入場券，就此打開臺灣銷售之路，但沒半年即成永樂町的楊裕發商行，四年後不歡而散，永安堂還登報罵楊裕發老闆不自愛且無心擴張，拖欠鉅款。隨後代理權移轉到太平町的吉祥藥房。又不出一年，永安堂索性自己從新加坡派人來開設臺灣分行。詳見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臺北：麥田出版社，2018 年 3 月初版），頁 224。

<sup>62</sup> 1933 年 5 月 1 日《詩報》58 期〈徵詩啟事〉：「鄙人前所徵四十初度書懷詩荷 海內外老師宿儒以及名士閨秀惠稿二百餘家佳作如林候編輯後寄往上海印刷漢裝古本分贈列位永垂衿念今因寄稿者尚見源源而來爰再展限至古歷五月十五日止交卷處臺北市永樂町三丁目二十四番地李保生藥行李少菴收入。」、1933 年 6 月 17 日《詩報》61 期〈第二次徵詩啟事〉：「鄙人第一次徵詩所收惠稿純係次韻之作因近接各地吟友瑕詢可否許投稿之人用不拘體韻乎於是鄙人非常感激自當敬依雅命再以不拘體韻徵詩展限至古歷六月末日止交卷處臺北市永樂町三丁目二十四番地李保生藥行李少菴收。」

<sup>63</sup> 東漢韓康借賣藥隱名，卻因價格不二，反為人所知，遂隱居霸陵山中。典出《後漢書·卷八三·逸民傳·韓康傳》。後比喻醫者隱居。

<sup>64</sup> 蕭如松，〈敬步李少庵君四十初度瑤韻〉，《詩報》58 期，193 年 5 月 1 日，頁 2。

<sup>65</sup> 緩緩、慢慢地進入。

<sup>66</sup> 周鴻濤，〈次李少庵詞兄四十書懷瑤韻〉，《台南新報》11430 期，1933 年 11 月 5 日，頁 8。

<sup>67</sup> 戰國時名醫扁鵲因為家住盧國，故人稱「盧扁」後為名醫代稱。

<sup>68</sup> 物理、生理、心理為三理。

<sup>69</sup> 林汝璇，〈和李少庵先生四十書懷見寄〉，《詩報》67 期，1933 年 9 月 24 日，頁 16。

一。

日治時期大稻埕的地方自治多由中醫師所執政，日治初期梧棲中醫黃玉階<sup>70</sup>北上至大稻埕執業，熱心地方事務，領導大稻埕地區戒鴉片、勸纏足、率剪辮.....等運動，由於大稻埕是臺北中心，臺北更是引領潮流之地，不久廢除陋習的運動即擴展至全臺各地。總督府特頒紳章予黃玉階，成為大稻埕地區政治領導者。

謝汝銓〈感舊(區長黃玉階社友)〉：「藥方神妙漢醫家，身是維摩不著花。掌握稻江區政柄，兄終弟及願殊奢<sup>71</sup>。」黃玉階以醫術著稱，樂善好施，成立至善堂，匡濟民眾無數，在其死後其弟的黃瑤琨<sup>72</sup>續任區長，黃瑤琨也是臺灣第一位公醫，兄弟在中西醫領域各有專攻，成為大稻埕的一段佳話。



圖 40：黃玉階  
資料來源：文化部



圖 41：後藤新平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42：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臺大醫學院）  
資料來源：臺灣大學

臺灣的醫學也如同兄終弟及，越趨科學化與專業化。日治時期引進西方醫學，設立醫學校，最有名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亦是醫生，提倡「生物學原則」治臺，首重衛生建設，全臺地區醫院、診所紛紛成立，醫療

<sup>70</sup> 陳宗賦，〈黃玉階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玉階，字冀華，先天道人也。生於彰化梧棲港，遷稻江家焉。精醫學，施方藥，不受人金，得存活者以百千計。又手編拯疫諸書，春風中從遊者眾，倡言宣講，化及囚徒，尤其緒餘，此鄉國之善，舍先生其誰，逮後賜紳章，膺區長，盡瘁忘家，凡諸義？」詳見陳宗賦，《篇竹遺藝》（臺北縣：龍文出版社，2006年），頁12。

<sup>71</sup> 謝汝銓，〈感舊(區長黃玉階社友)〉，《奎府樓詩草》（臺北市：瀛社，1932年10月30日），頁52。

<sup>72</sup> 黃瑤琨是大稻埕名漢醫黃玉階之弟，1902年於總督府醫學校第一屆以第一名畢業，在台北醫院任職三年後，於大稻埕開設「日新醫館」，1906年至員林擔任公醫，是第一位擔任公醫的台灣人，1914年回大稻埕開業。

環境改善，以致平均壽命增加<sup>73</sup>，有病延請西醫救治也成爲日常生活一部分。

日治時期已有許多詩人反對不合理的中醫藥理，傅錫祺〈胃病〉「五行生剋漢醫詳，空論今猶未得方。傷胃固知緣木旺，損肝倘悔恃金剛<sup>74</sup>。」傅錫祺久爲胃病所累，但遍尋漢醫，卻醫治無方，憑藉五行生剋的道理，並不能使病情好轉。張奎五（內人染恙感作）「將成痼疾不勝悲，況復家徒四壁時；無可奈何惟忍病，藉言無藥是中醫<sup>75</sup>。」也是對妻子久病成痼疾親身經驗的陳控，認爲中醫空言藥理勞神傷財，毫無療效，只是加重陳疴。

1930 年代起總督府漸漸廢除書房教育，造成了「漢文雖廢漢醫存<sup>76</sup>。」的局面，仍有不少人堅信漢醫療效。漢醫也大刀濶斧進行科學改革，大正 14（1925）年 3 月，乾元行店主陳茂通組織臺灣漢藥研究會並舉辦講習會，謝汝銓〈寄懷（市議員陳茂通會友）〉「東方醫法失傳多，漢藥蕭條喚奈何。研究好將科學用，九原神妙起華陀<sup>77</sup>。」此研究會以陳茂通、葉鍊金等大稻埕中醫爲首，搭配杜聰明等西醫，強調西醫與漢醫同時診察，而藥物一律使用漢藥，不致斷了中藥行收入，爲現代科學中醫引導至另一條道路。

一系列的政策亦挽回不了中醫的頹勢，隨著民智大開，臺灣民眾愈來愈相信科學，王守中〈病後感作〉「且喜西醫良藥石。平安兩字勝黃金<sup>78</sup>。」許多頑疾都須靠西醫才能根除。1930 年代隨著女性就學率上升，臺灣越來越多女醫師執業，這些女醫們「娉婷亦種杏成林，不憚病床朝夕臨；短袖長衫纖玉手，回生鍼用是空心<sup>79</sup>。」細膩且專業的女醫，施以仁

---

<sup>73</sup> 1906 年，台灣人平均壽命男人 27.7 歲，女人 29 歲。1940 年，台灣人平均壽命男人 41.1 歲，女人 45.7 歲。35 年平均壽命增加近一半。

<sup>74</sup> 傅錫祺，〈胃病〉，《鶴亭詩集（下）》（臺北縣：龍文出版社，1992 年），頁 219。

<sup>75</sup> 張奎五，〈內人染恙感作〉，《詩報》118 期，1935 年 12 月 1 日，頁 12。

<sup>76</sup> 林仲衡，〈趙用汝漢藥局移轉受招待即席賦呈〉，《詩報》143 期，1936 年 12 月 15 日，頁 2。

<sup>77</sup> 謝汝銓，〈寄懷（市議員陳茂通會友）〉，《奎府樓詩草》（臺北市：瀛社，1932 年 10 月 30 日），頁 68。

<sup>78</sup> 王守中，〈病後感作〉，《台南新報》11831 期，1934 年 12 月 14 日，頁 12。

<sup>79</sup> 蘊石，〈女醫〉，《風月報》47 期，1937 年 9 月 2 日，頁 22。



心仁術，為現代醫學樹立新典範。1930年代後永樂町的西醫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如茂元藥行被郭火炎購買下來，成為郭小兒科，玉同齒科與葉第二內科亦不約而同地進駐，專業分科嚴謹，隨著商圈變化，許多店面已然多次易主，甚至完全不復舊貌，僅有乾元藥行成為百年老店，依然佇立在迪化街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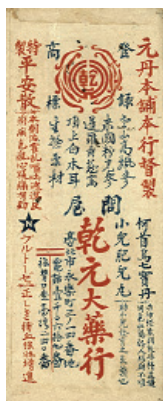


圖 43：乾元藥行廣告。資料來源：中研院



圖 44：乾元藥行現貌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45：茂元藥行(民藝埕)。  
資料來源：文化資產局

### 三、永樂市場水果攤

臺灣位處熱帶與亞熱帶之間，氣候怡然，自古以來即盛產各種瓜果，當時知名遊樂景點的攤商，除了販賣壺漿，亦會順道來盤瓜果以為消涼之用，圓山有北淡線鐵道經過又是臺灣神宮所在地，常是外地詩人暢遊之地，鹿港詩人陳懷澄〈遊圓山偕謝頌臣林湘沅傅錫祺林癡仙林獻堂諸子作〉即有「瓜果一盤初上口，好風吹動葛衣涼<sup>80</sup>。」由表參道直行上圓山鳥居，早已大汗淋漓，此時鮮果物搭配涼風當是最大的享受。

1930年代臺北市電源供應充足、電力普及城市各處，夏日來一碗沁著糖水的清冰已成為夏日去暑解渴最佳選擇，高文淵〈秋後熱作〉「解熱啖清冰。除渴嚼紅蔗<sup>81</sup>。」、鄭為〈避暑〉「薰人熱氣汗淋漓。好藉清冰解

<sup>80</sup> 陳懷澄，〈遊圓山偕謝頌臣林湘沅傅錫祺林癡仙林獻堂諸子作〉，《臺灣日日新報》第一版（「詞林」欄），1909年8月5日。

<sup>81</sup> 高文淵，〈秋後熱作〉，《風月報》51期，1937年11月1日，頁28。

渴時<sup>82</sup>。」中元正值仲夏，販賣冰品的攤商應時出現在畫中，但「冰」字處處卻不見冰，倒是黃蕉、紅橙成爲夏日街頭最醒目的點綴。



圖 46：《南街殷賑》「模擬店」攤商與帳篷



圖 47：1930 年永樂町市場攤販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在《南街殷賑》圖中亦可與此相映證，攤商的穿著、貨擔、帳篷……等物件，大抵與當時相差無幾。臺北原本就是臺灣政經中心，富商巨賈聚居地、貨物囤積陳列處，永樂市場是當時現代化市場<sup>83</sup>，集合南北名產，除了市場攤外，也有許多帳篷架設的「模擬店」圍繞市場四側，這種帆布製的帳篷容易收納，可以遮陽避雨，「臨時創造恰營商。雜品排來一幕張<sup>84</sup>。」、「不同貿易漫沉吟。買賣行為始自今<sup>85</sup>。」此即現今傳統市場紅藍黃五百萬大洋傘的前身。

另外，還有一種也常見到的「露店」，即是現代的路邊攤，他們憑藉著雙肩荷擔，從郊區將清晨摘採的農產運來販賣，就如同賴和筆下《一桿稱仔》的秦得參，也就是今天看到的「小農」。當時他們多在市場外圍營生，1930 年代政府亦許可夜間開業，許多夜社（夜市）露店於焉產生，「島都商法日相催。露店臨宵匝地開<sup>86</sup>。」、「島都露店徹宵開。營利焚膏

<sup>82</sup> 鄭爲，〈避暑〉，《風月報》94 期，1939 年 9 月 28 日，頁 40。

<sup>83</sup> 永樂市場從前是低矮的木造建築，市場外還環圍了成百家的違建布市。1908 年前，這裡是城隍廟的廟埕，日本人選擇此處爲大稻埕人建造了這座現代化市場。詳見莊永明，《臺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 年 7 月初版），頁 84。

<sup>84</sup> 陳藍玉，〈模擬店〉，《詩報》70 期，1933 年 12 月 2 日，頁 5。

<sup>85</sup> 翁元章，〈模擬店〉，《詩報》70 期，1933 年 12 月 2 日，頁 5。

<sup>86</sup> 林連榮，〈臺北夜社〉，《風月報》48 期，1937 年 9 月 21 日，頁 18。

事亦該<sup>87</sup>。」許多商賈為養家活口，亦有早市、晚市連續擺攤經營販賣者，臺灣人勤奮努力的臺灣牛精神，在日治時期已展露無遺。



圖 48：「露店」及荷擔趕集的小販



圖 49：臺北市永樂市場一角  
資料來源：臺北藝術大學



圖 50：永樂市場熟食攤  
資料來源：文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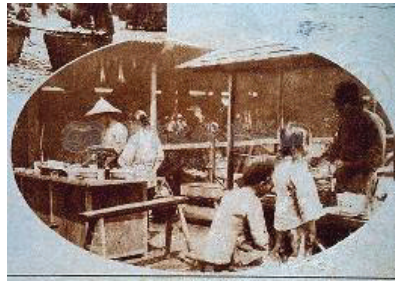


圖 51：永樂市場熟食攤  
資料來源：文化部

永樂市場除了販賣蔬果外，也同今日市場一般，有令人垂涎的美食區，米粉湯、魯肉飯、肉羹……等都是店頭常見熟食。然而，為了令畫面典雅整潔，《南街殷賑》圖中的永樂市場為求整潔、雅觀，是不賣葷腥熟食，僅賣紅、黃、綠線條簡潔明亮的香蕉、鳳梨、橘子三種水果。偶有綠色蔬果加以點綴，推斷綠色蔬果大者應當為高麗菜，洪縵〈大墩即事〉「市賣高麗菜<sup>88</sup>。」高麗菜在九十年前即成餐桌佳餚，綠色蔬果小者推斷應為蕃石榴，「蕃石榴佳摘滿筐，味香最愛半蒼黃<sup>89</sup>。」香氣襲人的蕃石榴是詩人王少濤最愛，亦有可能是「微酸香味五坑飄。紫向欣欣滿

<sup>87</sup> 陳友梅，〈臺北夜社〉，《風月報》48期，1937年9月21日，頁18。

<sup>88</sup> 洪縵，〈大墩即事〉，《寄鶴齋詩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3年5月1日），頁343。

<sup>89</sup> 王少濤，〈白雲莊雜詠〉，《興南新聞》（「興南詩苑」欄），1943年5月13日，夕刊第二版。

塔寮<sup>90</sup>。」的龜山檸檬，龜山至臺北由於路程不遠，亦有荷擔前來求售者，小販林立為當時南街的繁華作印證。



圖 52：1930 年永樂市場叫賣高麗菜  
資料來源：youtube



圖 53：蘋婆與蕃石榴明信片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永樂市場的柑橘大致產於近郊，魏清德〈庚午（1930）秋日重登大屯山〉「橘柚幾籬落。」農人於清晨摘採後即可搭乘北淡線火車至大稻埕赴早市，除了北投大屯山，內湖、南港等週邊山區也產柑橘，然而且量稀少，不足以應付臺北市龐大的人口，仍有賴外地配送。北部柑橘最佳者莫過於新竹新埔所產者，許蘊山〈過新竹驛〉「當時恨不新埔去。斗酒聽鶯擘綠柑<sup>91</sup>。」當時中部八卦山脈一帶以種植柑橘聞名，員林亦成為農產集貨中心，員林時屬臺中州管轄，傅錫祺〈臺中竹枝詞之二〉「博得停車爭問價，筠籠名產榜員林。」隨著縱貫鐵道的開通，西部走廊貨暢其流，許多農產也可以至中南部運至臺北販售。

北部地區也有種植香蕉，陳懷澄〈中壢〉「垂垂一道芎蕉樹，細雨如絲綠滿田<sup>92</sup>。」然而由於緯度較高，生長不若中南部品質佳，隨著交通改善後，香蕉成為農產品外銷主力。周澄秋〈旅諸羅途次〉「風光十里芎蕉圃。大肚橋邊落日斜<sup>93</sup>。」中南部香蕉除了運銷北部外，由於經久耐存，也將其纍纍成簍銷送日本。

鳳梨亦是南方水果，在當時日本所有領土中，只有臺灣能夠生長，

<sup>90</sup> 陳友梅，〈臺北夜社〉，《風月報》48 期，1937 年 9 月 21 日，頁 18。

<sup>91</sup> 許蘊山，〈過新竹驛〉，《詩報》33 期，1932 年 4 月 15 日，頁 7。

<sup>92</sup> 陳懷澄，〈中壢〉，《臺灣日日新報》（「詞林」欄），1906 年 10 月 12 日，第一版。

<sup>93</sup> 周澄秋，〈旅諸羅途次〉，《台南新報》11612 號，1934 年 5 月 8 日，頁 8。

臺南詩人黃欣「今日贈君無別物，故園山果鳳梨花<sup>94</sup>。」以鳳梨送友人。詩人許天德曾在臺中外埔種植鳳梨園 300 甲築有月眉別墅，親臨有「幽居隔懷江塵路。十畝鳳梨一望菓<sup>95</sup>。」之感，新鮮的鳳梨，透過產銷系統可送至臺北販售，若產量過盛是還可透過自營的大甲鳳梨罐頭商會，製成罐頭銷往海外各地，增益農產收入。

1930 年代的臺灣市面上的水果已十分多元，魏清德是水果愛好者，〈臺陽雜詠次碧堂先生十絕句韻〉「鳳梨龍眼實洋洋，丹荔黃蕉價頡頏<sup>96</sup>。」、〈檬果〉「鳳梨龍眼皆奴婢，風味惟應匹荔支<sup>97</sup>。」、〈謝友人贈西瓜〉「南人種西瓜，其大專車匹<sup>98</sup>。」都可見到各式各樣的水果，然而在圖中僅可見到橘子、香蕉和鳳梨，也是作者刻意為之。



圖 54：南國水果店、南國果物和南陽物產部、南國商會



圖 55：日治時期水果攤  
資料來源：嘉義市文化局

橘子本是冬季產品，在盛夏並不存在，臺灣柑碩大肥美與日本橘種不同，外銷海外甚得喜愛。香蕉與鳳梨運銷日本早已行之有年，再加上香蕉飴蜜餞或鳳梨罐頭製品，橘子、香蕉、鳳梨耐保存、可久放成爲銷

<sup>94</sup> 黃欣，〈以鳳梨贈溪秋君繫之以詩〉，《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9 年 9 月 14 日，第四版。

<sup>95</sup> 郭戊巳，〈冬日過許天德詞兄別墅〉，《台南新報》10815 期，1932 年 2 月 24 日。

<sup>96</sup> 魏清德，〈臺陽雜詠次碧堂先生十絕句韻〉，《臺灣日日新報》（「詩壇」欄），1926 年 5 月 9 日，第四版。

<sup>97</sup> 魏清德，〈檬果〉，《臺灣日日新報》（「臺日漢詩壇」欄），1938 年 4 月 19 日，夕刊第四版。

<sup>98</sup> 魏清德，〈謝友人贈西瓜〉，《臺灣日日新報》（「南瀛詩壇」欄），1923 年 7 月 16 日，第四版。

往日本大宗主力農產品，也是日本人對臺灣的深刻印象，透過水果提示南國臺灣所在，也是畫家巧妙之處。

爲了再加深南國印象，左下水果店特地以「南國」爲名，前方立牌大書「南國果物」，其春聯特書「綠橘紅柑奇香可挹，交梨火棗仙果雜陳。」屬於水果店的對聯，上聯亦以「萬商雲集利亨通」爲示。畫面以臺灣新年常貼立門側春聯，加深有別於日本的臺灣南國意象，在招牌中也加入原先不存在的「南陽物產」、「南國商會」、「新高」（日治時期，日本第一高峰即是臺灣新高山）……等招牌，就連路旁的貿易行郊的招牌亦以「香蕉、鳳梨」爲商標記號。此種商標正是日治時期臺灣「蓬萊塗」漆器最常見的式樣，以木質爲胎體彩繪以臺灣香蕉、鳳梨，標誌清晰，方便攜帶，充滿濃厚的地方的色彩，除了是日本人遊歷臺灣的回憶，更是返鄉送禮最佳伴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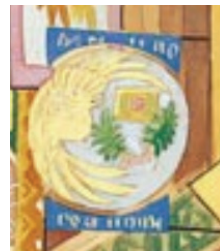


圖 56：漆製香蕉鳳梨紋雕盤  
資料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圖 57：鳳梨和香蕉構築臺灣意象的行郊招牌

郭雪湖習畫的雪溪畫室即在水果店隔壁<sup>99</sup>，每日觸目所及即是滿攤的水果，自然了解臺灣各種水果的盛產時節與銷售動向，以紅柑、黃蕉與鳳梨構築《南街殷賑》的世界，除了彰顯當時日本國境之南——臺灣獨具的南國特色，香甜濃鬱的美味水果給予人甜蜜的聯結，也可爲視爲自己對於所生所長大稻埕美好記憶深處的投射。

#### 四、菓子與蜜餞業

在畫中最顯眼的莫過是成簍成擔的水果，日本緯度較高，鮮能見到

<sup>99</sup> 根據 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採訪蔡雪溪的報導：「永樂町 2 丁目的水果店隔壁，掛有雪溪書畫室的看板(略)的表具店(裱畫店)。今年 44 歲，自公學校在學時便喜愛書畫，靠各種書畫自學，未曾拜師，曾於鐵道部或專賣部等官廳任職。」

纍纍成實的南方水果，日本人若有機會來到臺灣出差，總是忍不住大塊朵頤一番，三井財團課長玉木懿夫在大正 15（1926）年來臺灣考查，留有〈啖木瓜〉「臺島時珍風味甘。香蕉綠橘又黃柑。荔枝何及木瓜美。不讓東坡在嶺南<sup>100</sup>。」香蕉、荔枝、木瓜等特色水果，構築異鄉人對臺灣最甜蜜的回憶。

由於臺灣緯度較低，適合甘蔗生長，在政府獎掖下，臺灣南北各地糖廠林立，加上盛產水果，將果物糖漬成蜜餞，不僅提高農產品價格，也因為可令果物保存久，成為饋贈日本友人的臺灣名物，日本喜愛以蜜餞佐臺灣茶，魏清德〈兒山前新竹縣知事惠札書奉寄〉「柑是新埔蜜餞來。」當時許多漢藥房，也以自家中藥調製蜜餞出售，如后里保安堂即以「飴珍梅」著名全臺，蔡涵秋曾有詩作「蠟丸漬蜜鼎調來，好把留賓作茗材。」當時后里當地植梅千株，梅子成熟即熬煮成飴，再托火車運送至全臺各地銷售，獲利頗豐，成為當地名產。由於蜜餞須以砂糖醃漬，以增益甜蜜的視覺效果與延長保存時限，鹹中帶酸，酸中有甜的「鹹酸甜」，是蔗糖與水果最佳的結合，也成為臺灣特色名產。



圖 58：兩面木瓜糖招牌、新高牛奶糖的招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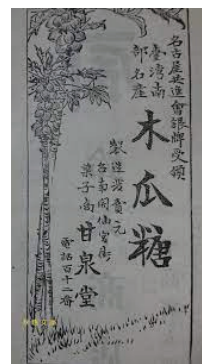


圖 59：木瓜糖廣告  
資料來源：秋惠文庫

木瓜為南國風物，適合生長在高雄、阿緞（屏東）地區，由於木瓜碰撞易損，即使在縱貫鐵道全通的 1930 年代，仍不適合長途運輸，因此多製成木瓜糖作為地方名產、伴手禮，在《南街殷賑》圖中則有兩面「木

<sup>100</sup>玉木懿夫，〈啖木瓜〉，《臺灣時報》93 期，1927 年 8 月 25，頁 93。

瓜糖」招牌，可見日本人對南方水果蜜餞、果乾的熱愛。韓子明〈木瓜糖〉「特產屏東久擅名。釀和蔗汁作珍錫<sup>101</sup>。」、黃天爵〈木瓜糖〉「剖解黃瓢漬蜜錫<sup>102</sup>。製飴<sup>103</sup>投我報瑤瓊<sup>104</sup>。」都曾描寫其作法，由於風味特殊，高砂製菓公司亦產製木瓜糖輸往日本銷售販售。

隨著明治維新推動歐化，日本人也採納西方飲食元素，飲用牛乳的風氣也傳入臺灣，當時冷鏈技術與玻璃製作技術已臻於成熟，許多人都能夠購製牛乳食用，也有專門牛乳配達夫（送牛乳員），甚至也加工成鹹牛乳、奶粉等，以滾水化開即可食用。賴惠川〈竹枝詞〉「后莊特製鹹牛乳，佐飯堪稱品是仙<sup>105</sup>。」到了戰時「飲料有何堪作用，而今牛乳價增昂<sup>106</sup>。」也可以見證許多人已把牛乳成爲日常飲食的一部分，許多人在戰時物資緊縮的時代也不得自我暫時斷奶。



圖 60：牛乳招牌



圖 61：玻璃牛乳瓶。資料來源：文化部



圖 62：牛乳消毒明信片。資料來源：臺灣史博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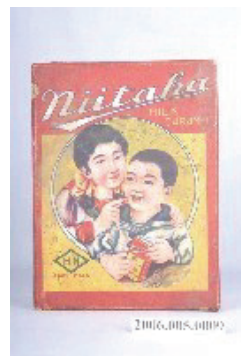


圖 63：新高香蕉牛乳糖。資料來源：文化部

<sup>101</sup>韓子明，〈木瓜糖〉，《詩報》300 期，1943 年 7 月 27 日，頁 22。

<sup>102</sup>麥芽糖。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五·穀部·飴糖》：「《集解》：韓保昇曰：『飴，即軟糖也，北人謂之錫。』時珍曰：『飴錫用麥蘖或穀芽同諸米熬煎而成，古人寒食多食錫，故醫方亦收用之。』」

<sup>103</sup>用米或麥製成的糖漿或軟糖食品。如：「甘之若飴」、「含飴弄孫」。《詩經·大雅·綿》：「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

<sup>104</sup>黃天爵，〈木瓜糖〉，《詩報》300 期，1943 年 7 月 27 日，頁 23。

<sup>105</sup>賴惠川，〈竹枝詞〉，《悶紅小草》（嘉義：大東齒科，1951 年 12 月 31 日），頁 13。

<sup>106</sup>鄭濟卿，〈斷乳〉，《詩報》279 期，1942 年 9 月 1 日，頁 9。



在糖果中加入牛乳成爲牛奶糖（キャラメル）在大正 3（1914）年東京博覽會大放異彩，是森永製菓公司成功的案例。後來牛奶糖傳入到臺灣，由於作法簡單，再加上臺灣本就是蔗糖出產地，不論是日本人經營的辻利茶舖或、臺灣老店寶香齋、新復珍都開始投入生產，森永製菓特別強調牛奶糖可以助戒煙、強身、健體……等功效在報刊大打廣告，甚至打出憑空盒兌換電影券，商業競爭也帶動創新，高砂製菓開始將臺灣名產——香蕉（バナナ）加入牛奶糖，成爲充滿南國風味的菓子，甚至運回日本販賣，也一度成爲熱銷的產品。



圖 64：寶香齋雞卵卷招牌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圖 65：義美雞卵卷即傳承自寶香齋  
資料來源：義美食品公司

據郭雪湖口述《南街殷賑》的成形，起源於幼年時期在寶香齋少東的邀請下，進入店內二樓，從高處俯瞰永樂町熙熙攘攘的人潮，成爲創作靈感來源。寶香齋的招牌標示著「各種蜜餞、歐米雜貨」的販售主打品項，商業規模獨步全臺，雞卵捲、和生餅、中秋月餅……都是當時名產，也常銷售一空，令許多人向隅。冬瓜糖、薑砂糖漬、文旦皮砂糖漬、金桔糖漬……等蜜餞更是各博覽會得賞名物。臺灣自古即有「冬瓜捧出見新娘，調笑千般喜欲狂<sup>107</sup>。」鬧洞房風俗到日治時代依然未減，冬瓜糖、蜜餞、餅類就成爲婚儀用品，日治時期的臺北，結婚時男方若能以寶香齋製作的傳統大餅爲聘禮，也是當時尊貴的象徵和品質的代表。

日治時期英國午茶餅乾、美國葡萄乾、豬肉脯……等也透由貿易進入臺灣，寶香齋會大量採購再分裝販售，外飾山水人物的精緻綢緞箱盒，奢華的包裝，成爲臺北人送禮的首選。日治時期大稻埕餅店頭角崢嶸，

<sup>107</sup>徐錫玄，〈洞房〉，《詩報》160期，1937年9月1日，頁22。

義美、新東陽……等名店第一代創辦人，都曾是寶香齋旗下員工<sup>108</sup>。寶香齋雖早已不存於臺北街頭，這些食品公司透過科技化的經營與企業化管理，也令百年的美味永傳於每個臺灣人的味蕾之中。

日本本就是嗜食甜食的國家，然而緯度高無法生產蔗糖，殖民臺灣後特別在臺灣各地興建糖廠，臺灣蔗糖源源不絕北送日本，令糖粒成爲唾手可得之物，也避免向中南美國家購糖而造成的外匯損失，郭雪湖透過各種糖製品將臺灣蔗糖與日本飲食連結，也提煉出日本人內心深處的味覺，日本籍的評審們望圖生義，嘴角也不由得往上揚了三分。

## 五、金飾業

「殷賑」一般多解釋爲日文繁榮、熱鬧，其詞源出東漢時期，爲豐饒、富足之意<sup>109</sup>。日治傳統漢詩以「殷賑」入詩亦不少，靜園生〈入釜山〉「交通貿易稱殷賑。半島風光說此間<sup>110</sup>。」、禮耕〈海市〉「瀛驛有客欲停驂。殷賑樓臺蜃氣含<sup>111</sup>。」古諺「一府、二鹿、三艋舺」<sup>112</sup>，但這些河港都隨著港口淤積而令榮景不復，大稻埕自清中葉即取代艋舺成爲貨運聚集地，南街成爲日治時期臺北最熱鬧的市街。爲了要展現南街殷賑，以華麗的巴洛克建築搭配魚貫進出比肩擦踵的人潮，彰顯販貨物流暢旺。當時女人以配戴頸鍊爲飾，謝孟冬〈頸鍊〉「美妝置鎖伴胸前。閃閃毫光

---

<sup>108</sup> 寶香齋是日本時代臺北最有名臺灣餅店，創店老余傳臚爲廈門基督教徒，太平天國時避走臺灣，1911年已是一間有30餘年的口碑老店。新東陽的前身東陽老闆周天乞曾在寶香齋工作十餘年，1919年創業離開。義美創始人高番王在寶香齋服務長達24年，於1934年至太平町自立門戶。詳見陳柔縉，《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博覽會》（臺北：麥田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頁235。

<sup>109</sup> 《文選·張衡〈西京賦〉》：「郊甸之內，鄉邑殷賑。」薛綜注：「殷賑，謂富饒也。」南朝宋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殷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

<sup>110</sup> 靜園生，〈入釜山〉，《詩報》255期，1941年9月6日，頁25。

<sup>111</sup> 禮耕，〈海市〉，《詩報》246期，1941年4月18日，頁20。

<sup>112</sup> 「一府、二鹿、三艋舺」用來敘述臺灣最早開埠的三大港，塑造臺灣三股不同特色的文化傳統。先人也常依此而改變如「一府，二鹿，三艋舺，四笨港」、「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北投（草屯北投，清代時船通大肚溪，鹿港大商分行於此，臺民抗日被毀成墟。）」、「一府，二鹿，三艋舺，四寶斗」、「一府，二鹿，三新莊」詳見陳主顯，《臺灣俗諺語典·卷七·鄉土、慣俗與信仰》（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9年5月），頁29-30。

粒粒連。恍似天仙樓下過。潮流時勢勝貂蟬<sup>113</sup>。」瀛社詩人黃水沛〈過年（二）〉也有「玉梳頭自美，金鍊頸仍垂<sup>114</sup>。」寫出當時婦女於金鍊為首飾的喜好。



圖 66：郭雪湖《南街殷賑》金飾店、帶金項鍊的婦女



圖 67：婦女項鍊。資料來源：黃金博物館

金鍊子除了可以作為飾品，彰顯婦女的貴氣，在青黃不接、危急之時也可立刻典當週轉現金，也是婚聘必備之物。金鍊子的實用性佳，郭雪湖以藏富於民的方式，從女性頸間的金鍊與「金銀細工」金飾店的招牌也隱喻大稻埕南街繁華與人民富足，臺灣人民若能豐衣足食，才能彰顯總督府在臺灣的一切施政，也才能證明殖民政策的成功。

<sup>113</sup>謝孟冬，〈頸鍊〉，《詩報》27期，1932年1月1日。

<sup>114</sup>黃水沛，〈過年（二）〉，《黃樓詩》（臺北縣：龍文出版社，1992年），頁13。